

西方哲学概论

任厚奎 欧阳荣庆

导 言

我们这本《西方哲学概论》概述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属于史学的范围。因此，有必要先就哲学史的对象、研究哲学史的原则、西方哲学的大致面貌和基本特点以及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意义等问题谈些认识。

—

任何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都具有自己特定的、不能为其他学科所包容和取代的研究对象。但是，关于哲学史的对象问题，至今没有统一的看法。我们认为，既然哲学史是研究哲学发展史的，因此就不应该脱离哲学的对象来规定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的对象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自身和本质及其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所以，哲学史的对象就应该相应地被定义为是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本质及其最一般规律的认识发生发展的历史。只有对哲学史的对象作如此规定，才能揭示出哲学史自身独有的本质和特点，也才能如实反映哲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况。

和名目繁多的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一样，哲学史无疑也是人类认识的历史。这是任何学科史的共同属性。但是，哲学史不同于所有其他学科的历史，在于它是研究整个世界、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哲学的产生发展史，所以它不涉及特殊的、局部的本质和规律，而是概括反映更本质、更普遍、更一般的问题和规律。

古往今来，哲学所回答的根本问题主要有三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存在状况如何？人能否认识它以及怎样认识？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反映论与先验论等不同的哲学派别。作为哲学认识发生发展历史总结的哲学史，就要揭示各派哲学相互对立和斗争、相互依赖和渗透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并反映出哲学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可见，我们既要贯穿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矛盾斗争的这条主线，又不能把丰富的哲学史仅仅归结为它们的斗争，更不能这样来规定哲学史的对象。因为它们除了彼此斗争外，还是相互联系和贯通的，而且在各种哲学派别内部也存在着不同观点之间的对立和统一、批判与继承关系。

二

对于研究哲学史来说，确定其正确的对象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要真正建立一门科学的哲学史学科，还有个如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般说来，研究哲学史的方法和原则很多，我们只强调说明几条最为基本的东西。

首先，必须坚持观点与材料统一的原则。这里所说的观点，主要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材料则指西方哲学的原著资料。坚持二者统一的原则，就是要用观点统率和指导材料，从材料形成和说明观点。为此，必须坚持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所谓的“我注六经”，即搞纯粹的材料注疏、诠释和分析，只见材料不见观点，把人的注意力和创造性禁锢在或淹没于卷帙浩繁的文献中，得不出给人启迪的思想结论。二是错误地理解观点指导材料，搞“六经注我”，拿某种先行建构的框架或主观臆想的公式去生硬套装和任意剪裁材料，为我所用，胡乱推论。或者是生搬硬套现行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模式格

局，不顾古人自己的体系结构和风格特点，把搞得支离破碎的东西千人一面地填写进入为设计的表格中。由于长期公式化、简单化思潮的影响，这第二种倾向在我国哲学史界至今仍有市场，是我们尤要注意克服的。不然，就会玷污哲学史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败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

其次，必须贯彻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式的否定一切和盲目崇拜性的肯定一切这样两种非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倾向。尽管我们天天在高喊批判继承的口号，但实际上却没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我们研究的西方哲学，不论是古典部分还是现代部分，本质上都是剥削阶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整体上看都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以批判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不应以虔诚的心情对其膜拜。但是，这种批判又是辩证的扬弃，不是绝对的抛弃。对于其中的积极成果等合理因素，我们要大胆采纳和继承；对于消极的甚至反动的东西，我们也应具体分析，找出根源，在实事求是的分析基础上作出令人信服的批判，而不能简单地扣几顶帽子完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取人类认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养料来强壮我们自己。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对过去简单化倾向的克服，又出现了另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即“翻案风”。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翻案，而且坚决主张对过去结论错误或简单对待的问题予以重新公正评价。但是，翻案必须实事求是，有理有据，而不是全部推倒，更不允许以标新立异来装点门面，追求所谓时髦新潮的不良思潮泛滥。这样做，只会把西方哲学的研究引入另一歧途。

最后，必须强调普遍联系和内在发展相统一的原则。普遍联系和内在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也是我们在哲学史研究中必须认真坚持的基本原则。哲学史研究中的普遍联系原则，就是要把历史上各种哲学的产生、发展和被取代置于广阔和浑厚的时空背景中去考察，找出它与当时和过去的社会、

阶级、科学、文化（包括宗教和其他思想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因素的联系，而不是孤立、静止地就哲学论哲学。而哲学史研究中的内在发展原则，则是指要考察哲学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发掘和总结出哲学不断进步的主要线索及基本规律，找到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点与共同点。这样写出的哲学史，就不会是相互厮杀的古战场中横陈的僵尸堆积，也不会是供人观赏的博物馆里供奉的偶像展览，而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层次分明、色彩斑斓的思想画卷。为此，就应既注意哲学史与其他学科史的联系，又要坚决地把已不属于哲学史范围的政治学说史、逻辑思想史、伦理学说史等分离出去，以保证各门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不然，哲学史就会成为杂学史，既侵犯了其他思想史的领域，又丧失了自己的严格性和科学性。

三

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已有二千五百年左右的发展历史。它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三种社会形态。从思想与时间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古代哲学（约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近代哲学（约从公元十四世纪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公元十九世纪中叶）；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至今）。每一阶段虽然都各有其特点，但从总体上说，都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在讨论和把握知识与入这两个根本问题。

古代哲学包括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哲学两个时期，持续的时间最长。这一阶段的哲学家们主要从本体论角度来讨论知识和人。

希腊罗马哲学是一种哲学本体论，基本上是以自然的、理性的眼光来探讨世界的本原问题，知识的获得问题以及人生安宁的寻求问题。早期希腊哲学主要讨论宇宙万物的统一基础或本原，

不特别注重知识与人的。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中期希腊哲学则重点探讨概念性的、形而上的知识体系，是整个古代哲学的黄金时期。晚期希腊和罗马哲学转到以人的幸福安宁（尤其是人的灵魂）为中心上来。

中世纪哲学是一种神学本体论。神是世界的本原、本质和目的，也是哲学的对象和中心。知识和人的问题依然存在，但却要以神学为中心旋转；知识不再是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而在于对神、对《圣经》的信仰；人不再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而是上帝的臣民和婢女，人的幸福和价值就在于皈依上帝，信仰上帝。到了十四世纪，这种神学本体论的铁壁终被逐渐冲破，理性的阳光重新照耀着知识与人的问题。

近代哲学经历了五百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它又可以再分为四个时期：准备时期的“哲学复兴”；创立新的哲学体系时期的十七世纪英、法、荷、德等国哲学；发展时期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繁荣和终结时期的德国古典哲学。

十五至十六世纪是知识和人的解放时期。虽然这时的哲学还没有典型的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特征，正处于新旧哲学的过渡、转折阶段，但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否定了神、发现了自然和人，因而推崇、研究的两个问题——知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知识）和人（只是自然的感性的人）却成了后人关注的中心。

十七世纪的西欧各国哲学家们对知识问题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多以认识论为哲学中心，把寻求新的、能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知识作为己任，系统探讨了知识的来源、方法、范围、可靠性、标准等问题，并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相互斗争和渗透。尽管他们的观点从总体上看都不具有完全的科学性，但其中却包含着丰富的科学颗粒。他们也对人的本质、地位、作用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看法，但没有超出对人作自然的、感性的理解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人的理解完全是机械的、直观的，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全面系统地发展了唯物主义。

始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把知识与人在理性基础上统一起来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康德勇敢地进行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将人这个理性的认识主体置于宇宙中心，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察了知识的可能性等一系列问题，从哲学上总结了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建立起完整的批判哲学体系。黑格尔在批判继承康德思想的基础上，把能动的理性力量推向极端，以“绝对理念”为起点演绎出庞大的、前无古人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并阐述了丰富而深刻的思辨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经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否定）准备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现代西方哲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生产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巨大变迁，有些旧的问题已经过时，而大量的新问题却尖锐地提了出来，等待哲学的解释和回答。在这种背景下，现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与古典哲学相比，确实存在着不少差异。但是，贯穿整个哲学的知识问题和人的问题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加突出，被研究得也更为深入了。

大致地说，在古典哲学中被联系起来探讨的知识和人这两个问题，被现代哲学家们各有侧重地分开考察了（虽然近一些年来又有结合的趋势）。以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等为代表的一些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侧重关注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意志自由以及人性的解放等问题，形成了影响巨大的人本主义思潮。而以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为首的流派则在近代经验论和康德主义的基础上，以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改造哲学，把知识限定在经验、现象范围内，否定人们能够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认为一切科学概念和理论仅仅是假设。但是，他们的主张总是同当时的科学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现代哲学中的另一主要思潮——科学主义。此外现象学、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等也无不探讨知识和人的问题。即使象新托马斯

主义、人格主义等现代宗教哲学流派，也一样关注知识与人，区别只在于它们企图把科学与人道统摄于神道之中。

四

最后，关于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和意义。由于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加之意义一类的体会通常要在熟悉内容之后才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不打算多费篇幅。

第一，研究西方哲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批判继承前人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尽管它与以往的哲学有着本质区别，但也有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我们熟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后的西方哲学流派，就能在比较中鉴别真伪，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更自觉地坚持它。

第二，研究西方哲学有助于拓宽我们的知识领域，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西方哲学源远流长、学派林立、思想丰富、思辨性强，是开阔视野、锻炼思维的一门不可多得的学科。要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要提高全民的思想理论素质，仅仅学习我们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是不够的。

第三，研究西方哲学也有助于我们实行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政策，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西方哲学，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了解西方的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现在和过去，就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不然，就很难从整体实质上全面把握和深刻洞察，只会一鳞半爪、浮光掠影，对我们起不到借鉴作用。

第 一 编

古 代 哲 学

西方古代哲学包括两个阶段。一是从公元前六世纪起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止的古代希腊罗马奴隶社会的哲学；二是公元五世纪到十四世纪末的西欧封建社会的哲学，习称中世纪哲学。由于这两个阶段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迥然不同，因而在哲学的内容和特征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希腊奴隶制社会形成时期、繁荣和城邦危机时期、晚期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这样几个阶段。与之相应，被希腊哲人称为“热爱智慧”之学的哲学也经过了早期自然哲学、中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晚期希腊罗马哲学三个发展阶段。

虽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哲学都各有自己不同的个性特征，但概括地讲，作为整体的古代希腊罗马哲学有着以下一些共同特点：第一，朴素性、直观性和笼统性。他们只对呈现在面前的自然和社会总画面进行描述，没有也不可能深入了解细微末节。并且，由于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和必要的实验手段，他们所提出和解答的问题往往带有猜测的性质。第二，哲学和科学没有分家，所以，“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①。他们的哲学思想，常常体现在对天文、生物、物理、数学问题的探索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220页。

中。第三，他们关注的中心是宇宙论和本体论问题（后期转移到伦理学），认识问题的讨论是附属其中的。第四，多数哲学家的思想充满着积极的科学探索精神，宗教神学的色彩和消极悲观的气息较弱。总之，这一时期的哲学充分表现了哲学幼年阶段的一切天真幼稚但却朝气蓬勃的特色，尤其是希腊早、中期的哲学更是如此。

与古代希腊繁荣的文明相反，欧洲的封建社会是最黑暗、最腐朽的时代。罗马教廷的至上权威和封建王权的专制统治，造成了思想文化万马齐喑的萧条局面。哲学已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成了为神学使唤的婢女。唯一受教会青睐的正统经院哲学则以论证圣经、教条为任务，他们贬斥理性、颂扬信仰，脱离实际，大搞空洞、烦琐、无聊的形式主义，严重阻碍了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只有到了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实验科学的逐步兴起哲学才在整个文化复兴的潮流中慢慢发展起来。

第一章 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

早期希腊自然哲学，是古代希腊哲学发展的最初阶段，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历史长河的发源地。它在西方哲学史上之所以被称为“自然哲学”，是因为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一开始就把自然作为思考对象，而他们的作品所留传下来的题名，大多冠之以《论自然》。

除了贯穿整个古代哲学的共同特性外，早期希腊哲学还独具以下特点。

他们都在探索现象背后的统一基础，寻找事物存在和生成的质料。虽然出现了对于质料的不同见解，即伊奥尼亚的有形体质料说和南意大利的无形体质料说，但还没有明确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尖锐对立。

由于哲学家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思考也不甚深刻，因而都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哲学体系。大家都在说明现存现象的问题上作文章。

他们的著述都没有直接留给我们。我们今天赖以研究这段历史的素材，全是由古代其他学者的间接记载和辗转复述而保存下来的。

如果按地域划分，早期希腊自然哲学有三大学派，即位于东方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学派（包括米利都学派、赫拉克特和阿那克萨戈拉），位于西方的南意大利学派（包括毕达戈拉学派、爱利亚学派和恩培多克勒）以及位于北方的阿布德拉学派（留基波和德漠克利特）。如果按时间和思想的发展来划分，则可以爱利亚学派为界分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节 伊奥尼亚的形体本原说

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伊奥尼亚地区成为哲学产生的第一个摇篮并不是偶然的。这里连接欧、亚、非三洲，是当时东西方各民族贸易的要道，手工业和商业极为发达。同时，它也是接受东方文明的一个窗口，受南部希腊流行的奥尔菲教等迷信学说的影响小，所以，具有科学探索精神和明显反迷信倾向的最早的自然哲学在此诞生了。尤其是处于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米利都和爱非斯两个城邦，孕育了两个最初的自然哲学流派。

一、米利都学派对哲学的贡献

米利都学派因它的三个代表人物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都出生和活动在米利都而得名。

泰勒斯（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85年）是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始祖。据说他出身在上层社会，从事过政治活动，到过埃及。由于博学多才，得到了和梭伦一样的“贤者”称号。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泰勒斯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命题之中。

第一，“大地浮在水上。”

亚里士多德说：“在第一批哲学家中，大多数人只把物质性的东西当作万物的本原。……这类哲学的奠基者泰勒斯认为是水（他因此而宣称大地浮在水上）”^①

至于泰勒斯为什么要以水为本原，可以从历史、宗教、现实

^①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3，983b7—21。

生活、自然现象中找出多种理由来说明。这里仅介绍亚里士多德的推测：“他之所以作出这一论断，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了万物都要由水生成的潮湿滋养，热本身也出自它并依赖它才得以保持（万物的本原即是它们所由产生的东西）。由于这一点，再加上万物的种子就其本性来说都是潮湿的，所以，对于潮湿的事物，水就自然地成了本原。”^①

第二，“灵魂是一种具有活动能力的东西。”

按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据某些人叙述，泰勒斯似乎把灵魂看作是一种有活动能力的东西，假如他确实说过‘磁石能使铁移动所以磁石有灵魂’这句话的话”^②。“有人说灵魂弥漫整个宇宙。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泰勒斯才认为万物都充满了神”^③。

泰勒斯的上述观点无疑粗浅素朴，但是，它却给西方思想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革命变革。他坚持用自然本身去说明自然的生成，第一次抛弃了神创世界的传统观念；他也不为现象的千变万化、五光十色所迷惑，努力寻求现象背后那作为万物统一基础的本原，从而庄严宣告了哲学的诞生。正是如此，我们才称他为哲学之父。当然，也是因为这种哲学刚从神话中脱胎出来，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烙印。

阿那克西曼德（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70年）是泰勒斯的学生。他继承老师的哲学研究方向和对自然的科学探索精神，把本原学说推进了一步。

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无限”，即无定形的、没有限制和规定的东西。所以，“他没有说出无限是什么，是气，是水，是土，还是某种别的形体”^④。他还认为这个“无限”是包含对立于自身的一，并且是“不朽的，不可摧毁的，所以是神圣

①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3，983b21—26。

②亚里士多德：《论灵魂》A2，405a19—20。

③亚里士多德：《论灵魂》A5，411a7—8

④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的”^①。

用这种“无限”作本原，他描述了事物的生成过程。他说：“在世界生成之初，某种产生热和冷的东西从永恒中分离出来，构成一个火球。它环绕包围着地球的气就象树皮缠绕树干一样。当它被炸开并进入一定的圆周时，太阳、月亮和其他星辰便生成了”^②。“生物生成于被阳光蒸发的湿气。……人在最初的时候象鱼”^③。

虽然阿那克西曼德的观点十分朴素，但和泰勒斯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

首先，他不仅提出了一种物质性的本原，而且规定了它的否定性、永恒性和能动性，从而大大丰富了本原概念的内涵。

其次，他认为本原内部包含着热与冷的对立，从这种对立分化出万物。虽然这只是简单的断语，缺乏必要的论述，但却是对统一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首次确认。

最后，他不满足于仅仅断定万物由什么质料生成，而是进一步描述了万物从“无限”中生成的过程，并且看到和表述了生物发展从低到高的过程，预言了人类生成于鱼类的事实。

阿那克西美尼（鼎盛年在公元546/545年）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米利都派最后一位杰出代表。

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既不是定形的水，也不是不定形的“无限”，而是虽不定形但却直观可见的气。在他看来，包括灵魂和神在内的一切都由气所生成。他用气的稀浓变化来说明事物的不同生成。气“稀散了就变成火。凝聚时就成为风，然后形成云。再凝聚就变成水，继之为土，最后变成石头。从这些生成其余的一切事物。”^④

他对自然哲学的主要贡献有两点：

①参见亚里士多德：《物理学》I，4，187a17—22，Ⅱ，4，203b15—16。

②③参见北京哲学系选编《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译文有改动。

④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7页。译文有改动。

他用凝聚和稀散这两种气的运动方式，比阿那克西曼德用热和冷这两种事物的性质更能深刻揭示世界万物的生成过程。同时，这种观点也开辟了用量变来说明质变的新途径。

他认为“灵魂是气”^①，而气是生命赖以维持的本原，这就既坚持了用气来说明一切的原则，又能较好地说明生命现象的发生。它不仅是对泰勒斯灵魂学说的发展，而且对早期斯多亚学派“普纽玛”(Pneuma，意为“嘘气、气息”)观点的提出也不无影响。

米利都学派随着米利都城的被焚毁而覆灭了。但这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并未死亡，它在邻近的爱非斯城的赫拉克利特处得到了发扬光大。

二、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哲学

赫拉克利特(鼎盛年约在公元504/501年)出身于爱非斯的一个贵族家庭。但他放弃了王位，过着隐居生活，六十岁时病死。他写过内容包括“论宇宙”、“政治学”和神学”三部分的一本名为《论自然》的书。

赫拉克利特虽然依旧探讨世界的本原问题，但却更多地抓住现象世界运动变化这一共同而显明的特征，以“流变”为主线来组织自己的哲学。正是由于他起点较高，因而取得了米利都派所不及的思想成就，受到了古今学者的一致赞扬。

(一) “变”的普遍性——一切皆流、无物常住

肯定变化的永恒性和普遍性，是赫拉克利特哲学的前提。他说：“万物皆变，无一常住。他把存在之物喻为一条溪流，声称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②。这种观点受到了恩格斯的赞扬：“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

①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8页。译文有改动。

②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7页。译文有改动。

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①。

（二）“变”的基础——永恒的活火

万物之所以处于永恒的变化中，原因在于它们的本原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他明确宣布：“这个万物自同的宇宙既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团永恒的活生生的火。这团火按着一定的比例燃烧和熄灭”^②。火向它物转化是一个循环、平衡的周而复始的过程：火 $\rightleftharpoons$ 气 $\rightleftharpoons$ 水 $\rightleftharpoons$ 土。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世界的变化有个周期或“大年”，由一万零八百年组成，时间一到，整个宇宙都被火所焚，“万物又都变成了火”^③。

（三）“变”的尺度——“逻各斯”

“逻各斯”（Logos）是赫拉克利特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对它的准确含义，历来的研究者各说不一。我们倾向于把它主要地理解为火及万物（包括人）的变化所必须遵守的尺度和规律。在他看来，“逻各斯”乃火这个本原所固有，是“支配一切的主宰”，所以，一切都必须遵循着它，不得违背。但是，由于它表现复杂，又不直接明显地呈现于外，因而就不易被人觉察和理解；而如果不理解它并进而服从它，就不能得到真理。正因如此，他告诫人们要把握和遵从这共有的“逻各斯”，而不要自以为是，装作聪颖。^④

“逻各斯”的提出，是早期希腊哲学在抽象思维旅程中达到的一个新高度。

（四）“变”的源泉——“正义就是斗争”

从大量存在的自然、社会、艺术等现象的变化中，他察觉到，任何变化的根源都在于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和统一。他说：“必须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0页。

② 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1页。译文有改动。

③ 参见亚里士多德：《物理学》Ⅱ，5，205a4。

④ 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2，23页。

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由于斗争和必然性而生成的”^①。据此，他批评了否认对立和斗争的观点，认为“他们不理解分散和聚合何以是同一的：相反力量造成和谐，就象弓与琴一样”^②。

（五）对“变”的认识——感性与理性

赫拉克利特是第一个探讨认识问题的哲学家。他肯定感性认识的重要性。他说：“对于那些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和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我更为喜欢”^③。但是，他又强调说，如果人们不能正确理解感觉材料，被耳闻目睹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的本性惯于掩盖自己”^④，它总是隐居于现象之后，单凭感官无法把握。他也把“逻各斯”看成这种本质，宣称“如果不听从我而听从这个逻各斯，一致断言万物皆为一，那就是聪明智慧的”^⑤。

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哲学是早期自然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他提出的存在与不在，运动与静止，本原与“逻各斯”，感性与理性等范畴，对后来的爱利亚学派、柏拉图、斯多亚学派的思想都有重要影响。他所阐述的朴素自发辩证法思想则得到了黑格尔和列宁的高度赞扬。黑格尔不无夸张地说：“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⑥。列宁认为他对火的变化过程的描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绝妙的说明”，并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⑦。

①③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7、25页。译文有改动。

②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3页。

④⑤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第26、22—23页。译文有改动。

⑥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29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390页。